

X563  
MEZ



Albert Maloz

# 马尔兹中短篇小说选

叶芒 译

封面设计：池长尧

责任编辑：郁 飞

## 马尔兹中短篇小说选

叶 芒译

---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    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2.5 插页2 字数290,000

1982年1月第1版     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     印数：00,001—13,50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03·229      定价：1.19 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世上最幸福的人.....    | 1      |
| 把戏.....         | 15     |
| 路人.....         | 23     |
| 马戏班到了镇上.....    | 33     |
| 兽国黄昏.....       | 50     |
| 大年夜.....        | 59     |
| 世道.....         | 126    |
| 笑声.....         | 166    |
| 二十号街的星期天上午..... | 187    |
| 警官.....         | 195    |
| 寒冬一月.....       | 215    |
| 第一章 脱逃          |        |
| 第二章 工厂          |        |
| 第三章 天地之间        |        |
| 第四章 谢谢你,安德列     |        |
| 第五章 卡秋莎之歌       |        |
| 第六章 赤诚的心        |        |
| 第七章 “三个无常”      |        |
| 马尔兹和他的作品.....   | 荒芜 381 |

## 世上最幸福的人

杰斯觉得简直要哭出来。他一直坐在小屋里，等着汤姆进来。他很高兴能趁这个机会歇歇他受了伤脚，静静地、欢喜地盼望着那个时刻到来，那时汤姆会说：“当然喽，杰斯，只要你预备好了，你随时都可以开始工作！”

两个星期以来，他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赶到俄克拉何马州的杜萨来，熬过许多雨夜，又冒了一个星期的烤人的太阳，睡不着觉，也吃不上一顿象样的饭，支持他的就是这一时的憧憬。汤姆终于到办公室来了。他是很快地走了进来的，手里拿着一扎文件。不错，他只是随便地瞟了瞟杰斯，但是瞟得可够久的。他不认得杰斯了。他转过身去。可是汤姆·勃莱克特还是他的大舅子哩。

是因为他穿的衣服不好吗？杰斯知道他自己的样子是怪难看的。他路过公园的饮水泉旁边时也设法打扮过一下，可是打扮得很糟；他刮脸的时候，由于激动，竟在腮边上割了一个难看的大口子，而且尽管他把两臂拍得酸痛，也拍不掉衣服上的红色粘土。……还是因为他的面貌变了很多呢？

他们固然有五年没有见面了，不过汤姆只是显得老了五岁而已，他还是汤姆。天哪！难道他自己和从前竟大不相同了吗？

勃莱克特打完了电话。他靠在转椅上，用一对晶蓝的小眼

睛，带着一副猜疑与不友好的神色瞟着杰斯。他是一个身躯硕重，大腹便便的人，有四十五岁，红头发，神气有点倔强，脸胖胖的，相貌果决而刚毅，鼻子有些臃肿，尖儿上发红。他的模样象一个稳健、正经、干练的商人——而他也正是那样的人。他冷淡地看着杰斯，显然不大愿意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连他咬牙签的样子都带着瞧不起杰斯的神气。

“嗯？”勃莱克特突然说。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杰斯也承认他的语调还不错，比他预料的好一些。他就走到把这间小屋隔成两半的那个木柜台跟前。他紧张地把一只手插到他的乱发里。

“我想你不认得我了，汤姆，”他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是杰斯·富尔敦。”

“唔？”勃莱克特说。他就说了这一句。

“我就是杰斯，艾拉还问候你哩。”

勃莱克特站起来，向柜台走去，一直走到杰斯面前。他难以相信似地打量着杰斯，想就他所能记忆的，来衡量他和他妹夫相象之处。这个人高高的，大约三十岁。这点是相合的！他的相貌端正，身体瘦直。这也是对的。可是脸色太憔悴，而穿着鼓鼓囊囊的衣服的身躯又瘦得令人不敢相信。他所记得的他的妹夫却是个结实、壮健的青年人，一身都是肌肉。这正如看一张褪了色的，照得很坏的像片，想辨认出像片里的人来：倒是有些相象，但是差别太大了。他仔细瞧一瞧那双眼睛。那双眼睛至少象是十分熟悉的，灰灰的，里面含着一种奇异的羞怯而又庄重的神色。富尔敦的那种眼色，他以前是很喜欢的。

杰斯站在那里很安静。而他的内心里却在沸腾。勃莱克特象在检查一块死马肉，他眼里纯粹是一片怜悯的神色。这使得杰斯冒火了。他知道他自己还不至于糟到那种地步。

“是的，我相信你是杰斯，”勃莱克特终于说，“不过你实在变了样。”

“唉，五年了哩，不是吗？”杰斯不高兴地说。“你只见过我一两次。”于是，抿起嘴唇，感愧交加地自忖道，变了样又怎么样呢？谁能不变？我又不是死尸。

“你从前很结实，”勃莱克特仍然带着那种不敢轻信的惊讶的腔调，轻轻地说。“你瘦了？”

杰斯没作声。他需要勃莱克特的帮助太迫切了，不能冒险去挑动他的敌意。他努力克制自己才按下怒火。长时间的冷场令人难受起来。勃莱克特红了脸。忍不住道歉说，“哎呀，别见怪。”他掀起了柜台板。“请进来，请坐。啊呀，老弟，”他抓住杰斯的手紧握起来，“看到你，我很高兴，莫多心吧！你简直瘦得很哩。”

“那倒没有什么，”杰斯喃喃说。他坐下，把手插到卷曲的乱发里。

“你为什么一瘸一瘸的？”

“我踏在一块石头上了，把鞋子戳了一个洞，”杰斯把双脚缩到椅子下面。他觉得他的鞋子很丢人。那双鞋子本来是救济会发的，走了两个星期的路已经快完蛋了。他整个上午，带着一种甜蜜的、傻里傻气的严肃心情，对自己发誓，最要紧的，甚至比买一套衣服还更要紧，是先替自己买一双结实的新鞋。

勃莱克特故意不去看杰斯的鞋子。他知道使这个青年人苦恼的是什么，于是一心可怜起他来。真是可怕的事。他从来没见过比杰斯更狼狈的人。他妹妹每星期都给他写信，但是她从来没有和他说过，他们竟惨到这种田地。

“现在听我说，”勃莱克特开始说，“跟我叙叙家常吧。”

艾拉好吗？”

“啊，她很好，”杰斯心不在焉地回答说。他的轻柔悦耳、有些害羞的声音正配上他的温柔的灰色眼睛。他正在焦虑着如何谈起工作的事。

“孩子们呢？”

“啊，他们都很好……哦，你知道，”杰斯又往下说，同时精神越来越贯注了。“你知道，小的一个还不能走路，只好戴上夹板。可是他很聪明。他会画画，还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你知道。”

“是的，”勃莱克特说，“那很好。”他躊躇了。跟着是片刻的沉默。杰斯忐忑不安地坐在椅子上。现在时机到了，他倒觉得尴尬起来。勃莱克特探身向前，把手放在杰斯的膝头上。“杰斯，艾拉并没有告诉我，你们的生活是这样窘，不然的话，我也许可以帮点忙。”

“哎呀，”杰斯轻轻地回答说，“你也有你自己的困难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勃莱克特往后一靠。他的红脸变得沮丧、暗淡了。“你知道，我的铁器铺也蚀光了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”杰斯回答说，不免吃惊了。“你给我们写过信。我是说，你写信告诉过我们。”

“我忘记了，”勃莱克特说。“那件事情我始终想不通。倒不是因为铺子值多少钱，”他痛心地补上一句说。“三年以来，它一直在亏本。我想，我舍不得它，只不过是因为它是我的罢了。”他漠然地笑了，但毫无笑意。“好吧，跟我谈谈你自己的事吧。你做的工作怎么样了？”他问。

“那等一下再说吧，汤姆，我有一件心事，”杰斯激动地脱口说了出来。

“不是你和艾拉有什么问题吧？”勃莱克特焦急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当然不是！”杰斯又坐回去。“你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呢？艾拉和我——”他说不下去了，笑了起来。“哎呀，汤姆，我爱艾拉爱得简直要发狂哩。哎呀，她简直好极了。她就是我的命根子，汤姆。”

“别见怪，算我没说吧。”勃莱克特窘笑了，转过身去。这个年轻人所爆发出来的真诚强烈的爱，使他感到不安。他非常想帮帮他们的忙。他们俩都是很好的人，不应该受那种罪。艾拉也和这个年轻人一样，腼腆并且有些软弱。

“汤姆，听我说，”杰斯说，“我是特意到这儿来的。”他把一只手插到头发里。“我想请你帮帮忙。”

“得了吧，老弟，”勃莱克特哼了一声。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着了。“我帮不了多大忙。我一个星期只挣三十五块钱，而我已经感谢不尽了。”

“当然，我知道，”杰斯兴奋地着重地说，现在他又感到大清早他所感到的那种强烈、甜蜜的激动了。“我知道你没用金钱帮助我们。不过我们碰到过你的一个工人。他到过我们市里！他说你能给我找到工作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啊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”杰斯忍不住责备他说。

“我一听到那个消息，我就动身来了。两个星期以来，我象疯了似地往这里赶。”

勃莱克特哼了一声。“你从堪萨斯市步行两个星期到这里来，就是找我给你工作吗？”

“当然喽，汤姆，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？”

“老天爷，没有工作呀，杰斯！现在是不景气的时候。而



你又不懂得石油这一行。这是专门的事情。我这里虽然有些朋友，可是他们现在也无法可想。你想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会不叫你吗？”杰斯愣住了。过去两个星期的希望仿佛在他的心窝里卷成一团痛苦。然后，他狂喊道：“可是你听我说，有这么一个人说过，你可以雇人！他告诉我的！他是替你开卡车的！他说你是经常需要人手的！”

“啊！……你是说的我这一部门呀？”勃莱克特低声说。

“是呀，汤姆。一点不错。”

“啊，不成，你决不会要在我这部门工作，”勃莱克特还是那么低声地对他说。“你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杰斯坚持着。“他全都告诉我了，汤姆。你是调运员，是不是？调运那些装炸药的卡车的，不是你吗？”

“是谁说的，杰斯？”

“艾伏赖特，我想是艾伏赖特。”

“艾格伯特吧？和我的身材差不多的一个人吗？”勃莱克特慢吞吞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艾格伯特。难道他是说瞎话的吗？”

勃莱克特笑了。这是他第二次发笑，他的笑声还是很怪，毫无笑意。“不，他并不是说瞎话的人。”接着，他的声音变了：“天哪，我的小老弟，在你走了老远的路，到这儿来以前，你应当先问问我。”

“啊，我可不想先问你，”杰斯很天真地故作聪明说。

“我知道你会说‘不行’的。你告诉过我，那是一种危险的工作，汤姆。不过，我不在乎。”

勃莱克特把手指头叉起。他那厚实的肥脸变得很古板。

“杰斯，我还是要说‘不行’的。”

杰斯叫了起来。他没有想到勃莱克特竟会不同意。他原以

为他的唯一问题似乎就是如何到达杜萨。“啊，不成，”他恳求说，“你不能那样。汤姆，难道什么工作都没有吗？”

“工作当然是有的。如果你要干，连艾格伯特的那份差事还空在那里没有人作。”

“他不干了吗？”

“他死了！”

“啊！”

“工作时死的，杰斯。要是你想知道的话，就是昨天晚上死的。”

“啊！”……杰斯接着说，“我不在乎！”

“现在你听我说，”勃莱克特说。“有几件事是你在动身以前就该打听清楚的，我来跟你说吧。车子装的并不是炸药。炸药没有什么危险，他们是不用炸药来打油田的。他们倒想用，就是用不上。他们用的是硝酸甘油！炸油！”

“我知道，”杰斯向他担保说。“他劝过我的，汤姆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呆一会儿再说吧，”勃莱克特气冲冲地命令他。“听我说！只要你看上这种炸油一眼，你就懂了，你大声地咳嗽一下，它就炸了！你知道他们是怎样运的吗？装在这种形状的铁罐里，象把扇子似的，看见吗？那是为了多留一些间隔，而每一个间隔都得衬上橡皮。那就是你能想到的处置炸油的唯一办法。

“听我说，汤姆——”

“等一等，杰斯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你得好好想想这一点。我知道你是死心塌地要找一个工作，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。这种东西只有用特制的卡车才能运！还要在夜里运！而且必须顺着特定的路线！也不能通过任何城镇！如果中途停车，

那就一定要停在专用的汽车间里！难道你还不懂得那是什么意思吗！难道那还没有告诉你事情是多么危险吗？”

“我会当心地开，”杰斯说。“我知道怎样对付一辆卡车。我会开得慢慢的。”

勃莱克特哼了一声。“你以为艾格伯特开得不当心吗？你以为他不知道怎样对付一辆卡车吗？”

“汤姆，”杰斯急切地说，“你吓不住我。我的心只放在一件事上：艾格伯特说，他开一英里就拿一块钱。他说，他做半个月的工，每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。我也能拿到那样多的钱吗？”

“你当然也可以拿到那样多的钱，”勃莱克特对他恶狠狠地说。“一块钱一英里。那很容易。不过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公司要出那么多的钱呢？容易——等到你的车灯一恍惚，车轮子闯上一块石头，象艾格伯特似的，那可就不容易了。要么是轮胎放了炮！或者是什么东西眯了你的眼，车轮一扭，震动了车子！或者出了他妈的谁也闹不清的什么事！我们无法去问艾格伯特到底出了什么事。因为卡车是炸得不剩半点痕迹。也没有尸首。什么都没有！也许明天有什么人在老远的谷田里会找到一块卷曲的钢片。可是我们永远找不到开车的人。连一片手指甲也找不到。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没有按时回来。于是我们就等着警察来找我们。你知道昨天夜里出了什么事吗？毛病是出在桥上。也许是艾格伯特一时慌张了。也许是卡车的挡泥板擦着了桥栏杆。反正桥是炸掉了。卡车也不见了。艾格伯特也不见了。现在你懂得了吗？这就是他妈的一块钱一英里的报酬！”

沉默了一时。杰斯坐在那里，搓着瘦长的双手。他的嘴松瘪瘪地张着，苦着脸。随后他合上眼，轻轻地说。“我不在乎那个，汤姆。你告诉过我了。现在你一定得照顾我，把那个差

事给我。”

勃莱克特把手掌往桌子上一拍。“不行！”

“听我说，汤姆，”杰斯轻声说，“你简直不明白。”他睁开了眼睛，眼睛里满是泪水。那一双泪眼使得勃莱克特掉过头去。“只要你看我一眼，汤姆，难道你还不够清楚吗？当你乍看到我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你准是这样想的：‘为什么那个穷光蛋不走开，老是乞讨呢？’是不是？汤姆，照现在这样，我是活不下去了。我一定要昂起头来，吐一口气。”

“你发了疯，”勃莱克特喃喃地说。“每年五个司机当中总有一个炸死的。那是平均数。值得吗？”

“我的生命目前又值什么呢？我们在家简直是在挨饿，汤姆。而且他们还没有把我们列为救济户。”

“那么你应该早告诉我呀，”勃莱克特粗声说。“那只怪你自己。你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，你就不该再顾面子。我一定去借点钱，电汇给艾拉。然后你回家，申请救济。”

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以后等着看，管他的！你又不是老头子。你不应该扔掉你的性命。将来总会找到工作的。”

“不对！”杰斯跳将起来。“不对，我过去是相信那种话的。但是现在我不信了，”他急躁地喊道。“我找不到工作，正如你弄不回来你的铁器铺一样。汤姆，我的手艺丢完了。在贡诺铸板机上打字原是一种技术工作。我现在生疏了。我靠救济过活已经六年了。六年来我得到的唯一工作就是铺路杂工。今年春天，我弄到那个工作时，人家还以为我是天字第一号的能手，其实我并不是。现在他们有了新的机器。不景气一开始，他们就把我辞退了。”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？”勃莱克特粗声说。“没有别的工作了

吗？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呢？”杰斯回答说，“六年来就找不到一项工作。我现在甚至害怕找到工作了。要等好多个星期，才能重新得到救济，可够苦的。”

“嗯，得有点勇气啊，”勃莱克特说，“千万不要失掉希望。”

“勇气你要多少我都有，”杰斯激昂地反驳说，“不过，希望我可没有。等了六年，心头上的希望已经等干了。我的唯一希望就是你。”

“你疯了，”勃莱克特咕哝说。“我不干那种事。看在上帝面上，替艾拉想一想吧。”

“难道你不知道，我正是替艾拉着想吗？”杰斯轻声问道。他拉拉勃莱克特的袖子。“正是因为替她着想，我才下定了决心的，汤姆。”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变成一种窒闷的痛苦的微声。“艾格伯特在我们家里的那个晚上，我看了艾拉一眼，仿佛是第一次看见她似的。她已经不漂亮了，汤姆！”勃莱克特把头一扭，走开了。杰斯跟着他，抽抽噎噎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“汤姆，难道事情不是很明白的么？你记得，艾拉过去象个小洋娃娃似的。和她一道在街上走，总有人回过头来望望她。她还不到二十九岁，汤姆，可是她已经不漂亮了。”

勃莱克特坐了下来，无精打采地耸起两肩。他把双手掰在一块，探着身子坐在那里，凝视着地板。

杰斯站在他面前，憔悴的脸激动得发红，恳求和屈辱的神色很是难看。“汤姆，我对不起艾拉，她受了委屈。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报答她的唯一机会。以往我简直是个废物。”

“不要胡说吧，”勃莱克特说，他的话中并无怨意。“你并不是废物。也不比我差。有成千上万的人和你的情况一样。

那都是因为不景气，因为经济萧条，因为那种倒楣的‘新政’，因为……！”他骂着，随后又沉默起来。

“啊，不对，”杰斯用一种知事明理的、悲哀的语调改正了他的话。“别的人也许可以拿那些话为自己开脱，我可不行，我是应该搞得象样些的。这全是我自己的错！”

“啊，胡说！”勃莱克特说。“那是运气坏，一点也不能怪你！”

杰斯的脸上现出了一种病容，红一块白一块的，好象肿了起来。“嗯，我不管，”他狂喊道。“我不管！你一定要把这个差事给我！我得抬起头来。我已经在地狱里受了一阵子罪，再来一次我可受不了啦。你想叫我老看着我的小儿子的腿，叫我老对自己说，假如我有事作，他就不会落得那个样吗？他一举步，就仿佛是对我说，‘我得了软骨病，是你给我的，因为你给我吃得不好。’天哪，汤姆，你想我能够再坐上六年，看着他受那种罪吗？”

勃莱克特跳了起来。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？”他喊道。“你说你为艾拉着想，要是你炸死了，她会好受吗？”

“也许我不会炸死，”杰斯辩解说。“我总不能老是不走运吧。”

“谁都是那么想的。”勃莱克特瞧不起似地回答说。“你一做了这件事，你的运气可就成了问号。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那就是你早晚要炸死。”

“那么好吧，”杰斯大声回答说。“就死吧！可是同时我也捞到点东西，是不是？我可以买一双鞋子。瞧瞧我这副模样吧！我可以买一套衣服，不是那种不合身的，一看就知道是‘救济’的衣服。我可以抽抽香烟。我可以给孩子们买点糖果。我自己也可以吃点。是的，我的确想吃点糖果。我想每天

喝杯啤酒。我想叫艾拉打扮打扮。我想叫她每星期吃三次或是四次肉。我想带着全家去看看电影。”

勃莱克特坐了下去。“别说了，”他无精打采地说。

“不，”杰斯对他轻声地但是激动地说。“你撵不走我。听我说，汤姆，”他恳求说。

“我全都合计好了。一个月六百块钱，你看我可以省下多少！只要我能撑上三个月，瞧那是多少钱——一千块——甚至还要多些！也许我会撑得更久一些。也许是一两年，那我就可以把艾拉的一辈子安排得好好的！”

“你说得倒好，”勃莱克特打断他的话说，“你想，你干着那种工作，她会舒服吗？”

“我全都合计好了，”杰斯兴奋地回答说。“不给她知道，懂吗？我告诉她，我只挣四十块。你把下余的钱替她存在银行里，汤姆。”

“呕，算了吧，”勃莱克特说。“你以为你会幸福吗？每一分钟，醒也罢，睡也罢，你都会在想，明天会不会送命。而最难过的日子就是你不开车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。为了使你的神经松弛，他们每隔一天，就放你一天假，而你躺在车房附近，把心都焦愁碎了。那就是你的幸福。”

杰斯笑了。“我会幸福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幸福得唱起歌来。天哪，我就会七年来第一次觉得我有了脸啦，汤姆！”

“呕，算了吧，别说了吧，”勃莱克特说。

小屋子静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儿杰斯低声说：“你一定得答应我，汤姆。你一定得答应我。你一定得答应我。”

又是一阵静默。勃莱克特把双手举到头部，用手掌按着太阳穴。

“汤姆，汤姆——”杰斯说。

勃莱克特叹了口气。“真见鬼，”他终于说，“好吧，我用你就是了，我的天呐。”他的声音低沉、沙哑、无精打采极了。“要是你想在今天晚上开车，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开。”

杰斯没有回答。他回答不出来。勃莱克特抬头一看，眼泪正顺着杰斯的脸往下流哩。他咽着眼泪，想说话，可是只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结结巴巴的声音。

“我要给艾拉打个电报，”勃莱克特还是用那种沙哑的、无精打采的声音说，“告诉她你找到了工作，一两天内就寄钱给她。你会拿到一些钱的——那就是说，如果你能撑过这个星期的话，你这个傻瓜蛋。”

杰斯只点了点头。他觉得他的心快要爆炸了，他把双手紧按在心上，好象要把心封锁在胸膛里似的。

“六点钟再回到这里来，”勃莱克特说。“把这点钱拿去。好好的吃一顿饭吧。”

“谢谢啦，”杰斯低声说。

“等一会儿，”勃莱克特说。“这是我的地址，”他把住址写在一张纸条上。“随便搭一辆顺路的车。叫管车子的告诉你下车的地方。洗个澡，睡会觉！”

“谢谢，”杰斯说。“谢谢你，汤姆。”

“呕，去吧，”勃莱克特说。

“汤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——”杰斯说不下去了。勃莱克特看了看他的脸。两眼虽然仍旧闪着泪光，可是那憔悴的脸上，现在却泛着一一种强烈的光彩。

勃莱克特转过头去。“我很忙，”他说。

杰斯走了出去。薄薄的一层泪水模糊了他的眼，但是全世



界都好象镀上了金色。他慢慢地一瘸一瘸地走着，他觉得血直往太阳穴上冲，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狂喜。“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，”他悄悄地自言自语。“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”

杰斯终于拐过巷角，不见了，勃莱克特还坐在那里瞅着。随后他弓起身子，两手抱着头。他的心象一件老朽的受了阻塞的东西，费力地跳动着。他倾听着它的跳动，嗒然若丧地坐在那里，双手紧抱着他的头。